



沧桑

——彭德怀和他的「狱友」们

CANGSANG CANGSA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C A N G S A N G

沧桑

郭云梦 著

——彭德怀和他的“狱友”们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桑:彭德怀和他的“狱友”们/郭云梦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4

ISBN 7-5354-2491-0

I. 沧…

II. 郭…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874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小 加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二炮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7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一、浩气干云的铁血元帅——彭德怀

5

二、缄口无言的铁嘴将军——谭 政

93

三、心如止水的红色秀才——郑天翔

104

四、身残志坚的烈火将军——罗瑞卿

111

五、横眉冷对的外交斗士——孔 原

137

六、直面人生的坦荡君子——荣高棠

147

七、义薄云天的忠勇将军——王尚荣

152

八、诵经养性的西藏活佛——班 禅

173

九、肝胆照人的无畏将军——黄克诚

187

十、苦难岁月中的雅士——赵 凡

209

结束语

213

写在前面的话

人这一生，大概都有一些经久难以忘怀的经历，这种经历往往是刻骨铭心的，岁月很难把它抹平。

我至今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七〇年二月下旬的一个傍晚。

天上布满了乌云，冷风拉扯着碎雨，把个通天的寒气，挥洒在京西的郊野上。

整个大地似乎被装进了一个冰窖里，给人以彻骨的寒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后面有一幢三层小楼，这里是警卫连的一个连部。

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已整好了行装，准备去执行新的任务。

排长带着几个班长到值勤点接勤去了，据说新的值勤点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里关押着一些很重要的“犯人”。

至于这些“犯人”是谁，当时没谁能说得清楚。

大家各自揣着一颗好奇的心，在期待着排长的归来。

傍晚时分，排长回来了。

他穿着雨衣，只露着一张很严肃的脸。

一走进会议室，排长就对我说：“六班长，组织（队伍）出发！”

我立即张罗大家出去排队，然后就出发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斜对面就是京西宾馆，顺着京西宾馆往西走，有一个地方叫公主坟。

从公主坟向南去有一条一丈多宽的柏油路。

顺着这条柏油路往南走约有二里多路，就到了郊外。

此时，天已经黑了，路上也少行人，排长带着大家默默地走，只有沙啦啦的雨声和零乱的脚步声撕拽着夜的静谧。

排长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过道，过道不长，尽头是个走车大门，门里边就是那个神秘的院落了。

排长走到门口，轻轻按了一下门铃。

很快，一束昏黄暗淡的灯光从小房的墙壁上投下来。

接着，门扇的中央，就神奇般地出现了一个洞。

一颗脑袋从这个洞里钻出来，又无声无息地缩了回去。

门“吱呀”一声开了。我们依次走进了那个院子。

这是一个鸭蛋形的院落，高大的围墙上安装着铁丝网。岁月流逝，风雨飘摇，铁丝锈了，支木歪斜，早年的神韵早已风落无余，只留得一番败落的景象。

大院南北坐落，有数十丈长，它被一堵矮墙分割成南北两个院落。

后院有一幢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底层为一厅两厢，上层为一厅一厢。小楼的后面是乱石、杂草、腐朽的落叶和被风折断后抛撒在地面上的枯枝。

小楼的前面，除了几条弯曲衔接的两尺多宽的砖铺路外，几乎到处长满了杂草，只有几株发育不良的树，调节着这儿的空气。

前院似乎比较方正，从后院到前院去有两个门，东边那个门比较窄，西边那个门要宽些。

从东门过去是一个方正的小院。

从西门进去是一个操场，操场的西边是一排瓦房。

正南面是一个双扇铁大门，大门的东边就是这个小院儿的厨房。

这里就是什房院。

据说，什房院原来是英国人的一个赛马场。解放以后，李富春和蔡大姐住在这里。后来，李富春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和蔡大姐搬到中南海里去了，他们走后，什房院就闲置起来。

从那幢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里走出来，顺着偏右的那条小路，穿过那个只有二尺多宽的小门，就进了前面那个方正的小院儿。

这是一个类似北京四合院的院落，只是南面没有房子，也没有院墙，没有门。

李富春和蔡大姐住在什房院的时候，这里大概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

这个院落很独特，尤其是夜幕降临后，显得幽静而阴冷，整个院子里除了小虫子的叫声，就是哨兵们来回

走动的脚步声。

昏黄暗淡的灯光，从凄凉阴冷的房间里反射出来，就像一只掉进黑洞中的萤火虫，给人的感觉是孤独无助的。

哨兵们在房前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就像被人操纵的木偶，有时又像一个窥视别人隐私的幽灵。他们不时地透过安装在窗口上的漏斗状观察窗，去观望室内的动静。

在那些凄凉阴冷的房间里，在那些昏黄暗淡的灯光下，有一张张阴郁的脸，一道道忧愁的目光，伴随着他们的是一张极其简单的床铺和一些极为有限的书报。当时允许他们看的书报很有限，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就只有《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了。

另外就是一张四处裂缝的桌子和一把破旧椅子，还有茶瓶、茶缸、洗脸盆和沾满了灰尘的墙壁。

依照住房的顺序，他们分别被称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从此，我就开始了做梦也想不到的为时一年多的“禁卒”生涯。

一、浩气干云的铁血元帅——彭德怀

1

彭德怀元帅住在什房院的一号房。

在见到彭德怀元帅之前，就听到过不少有关他的传闻。

比如有人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元帅中，只有他和贺龙元帅在旧军队里混过。贺龙元帅当过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他当过国民革命军的团长。

那时候军阀割据，拉支队伍就能呼风唤雨。他们都是半路出家闹革命的，根本不是毛主席的嫡系。

有人说：彭德怀去朝鲜打仗的时候，毛主席把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交给他，是想让毛岸英到朝鲜战场上锻炼锻炼，他却不顾毛岸英的死活，把毛岸英放到最危险的地方，借美国人的手杀了毛岸英。

还有人说：在庐山会议上，他勾结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向毛主席上万言书，反对党的三面红旗，是这个“反党集团”的头子。

对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哨兵来说，毛主席在我们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老人家就像佛子们心目中的如来；道客们心目中的老君，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当我们走进学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了。

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老人家推翻了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受苦受难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从万丈深渊里救出来，这才有了我们。

传闻中的彭德怀好像是个巨灵神，在我的想像中，他的身材一定非常高大，膀阔腰圆，肌肉发达，腿如水桶，拳如铁锤，目如金铃，吼一声就能吓掉人的魂。

我是抱着好奇心走进哨所的。

我想看看彭德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神奇人物。

我头一个见到的人实际上就是他。

当我站到一号哨位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光着脑袋的瘦老头儿。

我实在无法把这个光着脑袋的瘦老头儿与那个中国工农红军的副总司令、八路军的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相联系，也无法把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相联系。更无法把他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名列第二的大元帅相联系。直觉告诉我，他不可能是彭德怀。

二号虚胖，个子不是太高，两眼柔弱，透着迷茫，浑身上下不见一点野气，他也不可能是彭德怀。

三号的个子虽然不矮，但却饥瘦如柴，举止文雅，面目祥和，也不像彭德怀。

四号的身材虽然很魁伟，但却断了一条腿。我听说罗瑞卿大将断了一条腿，他大概是罗瑞卿大将。

五号的眼睛有点儿像，但个子不像。

六号、七号就不用说了。

最后，我站在了八号哨的观察窗前。

八号是一个身材魁伟的人，他的个头儿少说也有一米八三，胖胖的，两眼珠也有点儿微微发红。

我想，这大概就是彭德怀了。

但仔细想想，又觉着不大像，彭德怀应该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而这个黑大汉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四十。

就在我疑惑不解时，排长来了。

排长姓唐，河北唐山人，曾在援越抗美的战场上摸爬滚打过。

当时我们连有三个值勤点，一个是军事博物馆，一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再一个就是什房院。指导员住军事博物馆，连长住什房院，唐排长在什房院也算是“最高军事长官”了。

缘分似乎是个难以名状的东西，大概是缘分吧，唐排长对我好像很赏识。

自然，我对唐排长也很尊重，他不仅军事技术过硬，人品也非常好。

看见唐排长，我就问：“这是不是彭德怀？”

唐排长看我一眼，没有言语，转身去了一号哨位。

印象和感觉与现实往往有着很大的差距。当我第一眼看见彭德怀时，根本没有把眼前这个人与大名鼎鼎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当排长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彭德怀时，我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是一个身材并不高大，面孔慈祥的老人。

虽说眸子有点儿犀利，但丝毫没有凶巴巴的感觉，有的只是坚毅和沉着。他的眉毛比别人的眉毛似乎要长些，脸上已经有了许多老人斑，头发茬儿和胡茬儿都有些花白了。大概是长期从戎的原因，他的浑身上下仍透着军人那种刚毅不屈的气质，给人的感觉依旧是火辣辣的。

尤其是他的肩头，给人的感觉是经常耸着，两肩很平，大家都说他是戴肩章戴习惯了，养成了一种职业病。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我至今也说不清楚。

站在我面前的彭德怀和我想象中的彭德怀元帅差距太大了，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个满目慈祥的老人，怎么和军阀、反党集团的头子相联系，怎么和叱咤风云的大元帅相联系？

命运把我们和他们捆在了一起，我们坐大监，他们坐小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去做。

这大概就是生活。

2

我们在什房院的主要任务是监护。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监督保护，具体为监护对象做到四不：不死，不跑，不见面，不串供。

他们分别单独住在一间约有八九平方米的斗室里，一个大约只有十来瓦的灯泡高高地悬挂在屋顶上，光线极其昏暗，别说老年人，就是年轻人，晚上看书也很成问题。

房内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就是茶瓶和洗脸、刷牙的用具，其它的用品，如刮脸刀、剪刀、钢笔等，凡有可能会伤害他们的东西，统统都放在连部里。

他们每个人的窗户上都安了一个漏斗状观察窗，哨兵在外面可以看见里边的一切，而在里面却看不见外面的任何动静。

被监禁在这里的一共是十个人，每两人为一个哨位，战友们轮流值班，每一班有个带班员，五个哨兵。

哨兵只管站岗，监视他们的一切动静。带班员负责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主要是吃、喝、拉、撒、睡。

带班员由各班的班长担任。

我当时是六班长。

因为什房院的勤务很特殊，不仅不能写信告诉家里人，对于当时在军事博物馆、八一电影制片厂值勤的同连战友也不能谈及什房院的事。

我们在什房院谈起这些“犯人”们，也只能说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而不能称名道姓。

我们这些班长们也随着这种氛围改了称呼，四班长叫老四，五班长叫老五，我是六班长，在什房院，战友们都叫我老六。

规矩是谁定的，战友们谁也说不清楚。

这里的管理很严格，他们在屋里只有坐、站的自由。坐还只能坐椅子，不能坐床。若想在屋里散散步，就必须报告哨兵，征得同意后才能散步。

他们的屋里有开水瓶、茶缸。开水瓶里基本不断开水，但要喝开水时，也得报告，经哨兵同意后才能倒水喝。

地脏了，需要扫扫，也得报告。总之，在室内，无论你做什么事，都必须经过哨兵批准。

他们吃饭、用开水，都由带班员送到他们的房里，菜是一人一小勺，面食多由他们自己取，想吃多少就取多少，如果遇上改善生活，每个人还要多交一元钱的生活改善费。他们的零花钱都在连部保管着。

平时，他们可以要求用自己的钱买一些零食吃，比如水果、罐头、面点之类。鱼罐头是不能吃的，大概怕鱼刺卡住他们的喉咙。

晚上睡觉只能仰身而卧，若想侧身，也只能脸朝外边。

若是不小心侧身朝里，或者平躺时用被子盖住了嘴。（在寒冷的冬天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哨兵就会毫不客气地把你叫醒，他们一般的方式是，先用拳头捶打窗户，然后命令你：转过身来！或者说：把被子拉拉！

每当这时候，他们都会一声不响的按哨兵的要求去做，这就使我想起了一句老话：人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们的作息时间和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休息时，他们也得休息，我们起床后，他们也得起床，有一点儿不同的是，战友们有个午休，他们没有。

战友们平均一个月可以走出大院一次，逛逛商场，会会老乡什么的。

他们除了提审、看病外，只有常年呆在房子里。

整个大院只有两个厕所，都在后面那个院子里，一个在后院小楼的西北角，一个在小楼的西南角。

西北角的厕所要大些，是供我们专用的。

西南角的厕所是临时搭建的，很简陋，几乎无法遮风避雨，这个厕所是供他们专用的。

他们要求解手时，就由带班员带他们去。

带班员一个人要处理他们十个人的事（哨兵若需解手时，带班员还要替岗。）确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需要解手，往往要报告多次，实在憋不住了，就会请求解到痰盂里。

这在什房院是常事。

我们刚到什房院时，他们每天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前院西跨院的那个操场就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地。

后来，周恩来总理不知怎么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指示有关部门把他们的室外活动时间由十五分钟改为一个小时。

室外活动的时间延长了，他们之间又不能相互见面，连里只好想办法重新开辟了一个活动场地。

可他们在室外活动的时间毕竟延长了，所以，他们对此倒也没有提出任何疑议。

衣服是必须自己洗的。正当院有一个自来水管，他们要洗衣服时先向哨兵报告，报告后就要看带班员的时间了。

虽说衣服脏了需要洗，但要比起吃饭、解手和室外活动，洗衣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尤其是他们的室外活动时间延长后，带班员的时间时常显得很紧张，他们出来洗衣服时，带班员要处理别的事情，就得让他们中止，等办完了别的事情，再放他们出来。

有时，洗一次衣服就要进出多次，这在什房院也是屡见不鲜的。

这就是他们当年的基本生活状况。

3

我见到彭德怀以后，心里边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

说实话，我当时对他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听到的大多都是有关他的坏话，对他不可能有同情怜悯之心。